

《鱼王》的生态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The Ecological Ethical Dilemma and Choice in *Fish King*

周 露 (Zhou Lu)

内容摘要: 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鱼王》发表于 1976 年。它以一种超前的生态忧患意识,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伦理遭受破坏所带来的混乱与灾难性后果。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文明与野蛮、信仰与怀疑、禁锢与自由之间的较量博弈,呈现了令人难以摆脱的生态伦理困境。摸鱼人的伦理身份与选择代表了陈腐、落后的伦理观,自然之子阿基姆的伦理身份与选择则体现了作者所推崇的现代生态伦理观:热爱大自然,遵从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关键词: 《鱼王》;生态伦理;伦理困境;伦理选择;自然之子

作者简介: 周露,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比较文学研究。

Abstract: Viktor Astafyev's masterpiece *Fish King* was published in 1976, which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haos and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with an advance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novel vividly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people, reflects the crisscross between good and evil, life and death, love and hate,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belief and doubt, imprisonment and freedom, and also presents a difficult dilemma of ecological ethics.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choice of the fish-touching man represent the obsolete and backward ethical outlook, while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choice of the son of nature, Achim, reflect the modern ecological ethics advocated by the author, namely, loving nature, following nature, and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Key words: *Fish King*; ecological ethic;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 the son of nature

Author: Zhou Lu is Ph.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zhoulu2004@aliyun.com).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2001）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在苏联时期就已成名。他获得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曾先后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三次获得俄罗斯政府奖，可谓著作等身，功成名就。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最后的问候》（*Последний поклон*，1968）、《牧童与牧女》（*Пастух и пастушка*，1971）、《鱼王》（*Царь-рыба*，1976）等。长篇小说《鱼王》发表于1976年，1978年作者因该小说的成就荣获苏联国家奖。小说《鱼王》是表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由十三个中、短篇小说组成，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没有精心编织的情节故事，有的只是作者的回乡见闻，作者的生活经历。长篇小说的题目取自其中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鱼王》，该长篇小说包括了《在黄金暗礁附近》（*У золотой карги*）、《黑羽翻飞》（*Летит черное перо*）、《鲍家尼达村的鱼汤》（*Уха на Боганиде*）、《白色群山的梦》（*Сон о белых горах*）、《达姆卡》（*Дамка*）等经典名篇。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阅读《鱼王》，都会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长篇小说《鱼王》以质朴、清新、含蓄、优美的笔调生动地描写了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文明与野蛮、信仰与怀疑、禁锢与自由之间的较量博弈，呈现了令人难以自拔的生态伦理困境，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伦理遭受破坏所带来的混乱与灾难性后果。

一、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生态伦理困境

长篇小说《鱼王》是一部描写大自然与人的作品，大自然被置于首位，而不是人与大自然。阿斯塔菲耶夫是一位一生都生活在家乡西伯利亚的作家，他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成名之后就前往莫斯科、彼得堡等大都市生活与创作，以寻求更好的发展途径。阿斯塔菲耶夫终身眷恋生他养他的故土，始终坚持在故乡创作。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大地、长年极寒的北极圈冻土带、奔腾咆哮的叶尼塞河为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他怀着敬畏之心对待大自然，在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西伯利亚粗犷开阔、美丽迷人、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

在长篇小说《鱼王》中，阿斯塔菲耶夫竭力赞美与讴歌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作家富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他笔下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灵动的，富有生命力的。在《一滴水珠》（*Капля*）中，“我”敏锐地观察到清晨原始森林里树叶上的一滴露珠，与其展开了一场心灵对话。“一颗露珠垂挂在我脸的上方，清莹莹，沉甸甸”（94）¹。“我”在内心祈祷着这颗露

1 本文有关《鱼王》的引文均来自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鱼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珠千万别掉下来，并由此想到了守在大炮旁等待开炮命令的战士、弟弟和儿子的未来、原始森林树木的生死。最终这颗露珠汇成了千万颗小水珠，给森林带来了黎明与生机。“森林、灌木林、草丛、叶子，四周的一切逐渐洋溢出生机勃勃的气息”（101）。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Туруханская лилия*）中，“我”在乱石堆里、杂草丛中看到了一株百合花：“那样晶莹欲滴，那样娴静典雅！在这灌木林和河边的草丛中间它正悄悄地绽开那娇艳的花瓣”（446）。如果这株百合花生长在南国的花坛里，那丝毫不奇怪，可此刻它却绽放在北方原始森林的草丛中，足见自然界中植物生命力的顽强。

在短篇小说《达姆卡》中，“我”乘飞机在叶尼塞河上空飞行，极目舷窗之外，看到的是美不胜收的叶尼塞河风光：“飞机左翼下方，湖泊水道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波光涟影里野鸭子聚堆成群，那白色的星星点点是天鹅和海鸥的身影（……）水面上时而金光闪烁，时而银色斑斓”（171）。

在中篇小说《白色群山的梦》中，阿斯塔菲耶夫生动地描写了西伯利亚冻土带原始森林的风景。在极圈内的原始森林里，有珍贵的针叶雪松林子、拔地直上的枞树林、灰白的冷杉林和一路生长的黑林。“纬度的这一边是森林、浆果、灌木丛、林中的飞禽和走兽，而在那一边，一下子就变成冻土带的不毛之地，东一块西一块的湖汊，那里除了苔草和灌木，野鸭和大雁，北极狐和沙鸡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464-465）。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山水草木，还是飞禽走兽，都能与人发生情感交流。作者充分享受夜半时分原始森林深处万物的宁静，他感叹道：“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94）。

可是，这美丽、安详、庄重、雄伟的大自然却遭到了人类的疯狂掠夺与破坏。《创世纪》里的记载表明，所有其他有生命的物种与人类同等重要，它们甚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¹“从生态的立场看，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而应该为一切生物所共有。包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世界，有着共生的伦理秩序”（聂珍钊 147）。可是人类不愿意怀着谦卑之心倾听大自然的心声，遵守与自然界万物和谐共生的伦理秩序，从自然界中获得美的感受，而是将大自然变成了野蛮掠夺与偷猎的对象，为谋取一己私利不惜践踏和破坏大自然。

在《黑羽翻飞》中阿斯塔菲耶夫写到，游客所到之处，留下的是一片遭遇战争浩劫的景象：“林木烧毁，河岸上乌七八糟，炸死、毒死的臭鱼，比比皆是”（289）。在某地方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家中的阁楼上竟然挂着 100 多只杀死后被挂起来“风干”的天鹅，而且现如今连天鹅毛也成了抢手货，可想而知有多少只天鹅被猎杀。在楚什镇周围，乌鸦几乎被猎人追踪射杀殆尽，成千上万只鸟被猎人毁掉。大批死亡腐烂的雷鸟被当作垃圾，扔进了池塘。风一起，黑色的羽毛纷纷扬扬翻飞起来，遮蔽了晴空，一派凄然的景象。

1 参见《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 年，第 1-2 页。

小说主人公阿基姆从小生长的鲍家尼达村原本是个生机勃勃、人们团结友爱的渔村，可是原计划要通过整个极北地区的筑路工程突然停工，于是鲍家尼达村就跟着衰败了。“一度炊烟袅袅的渔村如今杂草丛生。作机务房用的小屋倾倒在地，像嘴啃泥似的。墓地上，最后幸存的几个十字架也因地冻而从土地里松脱出来，累累荒冢挤成一堆”（383）。在叶尼塞河畔，同样衰败的渔村又何止成百上千。

因此，面对被人为破坏的、满目疮痍的江河大地，阿斯塔菲耶夫愤怒地追问到：“可是到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学会不仅仅向大自然索取——索取千百万吨、千百万立方米和千百万千瓦的资源，同时也学会给予大自然些什么呢？到何年何月我们才学会像操持有方的当家人那样，管好自己的家业呢？”（435）

聂珍钊指出：“正是人类有一种表现自己征服欲望的错误伦理意识，结果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往往破坏了自然，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给生态和人类造成了危机”（聂珍钊 147）。人类总是凶狠、倔强地想要驾驭、征服大自然。然而大自然是不会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于是，不愿被人玩弄的大自然以它独特的形式展开了报复。

以前一到冬天，叶尼塞河边的两个水潭里，名贵的上等鱼多如劈柴，一尾叠一尾。“可是现在，连盛夏寒秋，这些水塘里也没有上等鱼了”（434）。美丽的乌拉尔，“受人祸害最早，也最厉害：许多湖泊、池塘和河流水色像生了锈似的，什么生物也不长；美丽的乔索瓦亚河受尽了伤害和折磨”（435）。石滩在狂号，它还像千百年前一样喧闹不息，“可是鲟鱼——这些给河流增辉的生灵，已经不再回到河滩的激流中鱼跃翻腾了”（435）。城里的人们再也吃不到鲟鱼等上等鱼了。

在《鲍耶》一章里，柯利亚和两个同伴一起去北极圈冻土带狩猎北极狐。谁知那一年北极狐的食料旅鼠死亡殆尽，北极狐也随之逃亡，没有进入他们的狩猎圈。虽然猎人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经历了严寒的种种折磨，却一只北极狐都没有打到，只能空手而归。由此可见，自然界中食物链的断裂，让猎人无功而返，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也是大自然对人类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的报复。

由此可见，作家以细腻优美而略带忧伤的笔调，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展现了大自然之美、大自然之痛、大自然之怒以及大自然之报复，表现了人类欲征服与统治大自然，对大自然滥施淫威，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陷入难以自拔的生态伦理困境中。面对人类难以走出的生态伦理困境，作家在作品中着力塑造了两类人形象：摸鱼人与自然之子。通过他们不同的伦理身份与选择，作家给出了他心目中的破解生态危机之道。

二、摸鱼人的伦理身份与选择

摸鱼人伊格纳齐依奇的正式身份是楚什镇锯木厂里的机修工，他的唯一业余爱好就是捕鱼。他从小就喜欢捕鱼，在课堂里根本坐不住，一心想去捕鱼，长大了更是以捕鱼为乐。但是此时他捕鱼已经不只是出于单纯的兴趣爱好，而是掺杂着复杂的商业利益。作者称他为摸鱼人，而非捕鱼人，因为摸鱼人特指那些违反渔业生产队规定、偷偷捕鱼的人。伊格纳齐依奇正是靠着偷偷捕鱼才发家致富，在小镇里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在工业化之前，人们捕鱼是为了获取鱼肉、鱼皮以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但是现代人捕鱼则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和满足贪婪的欲望。例如，伊格纳齐依奇看到上钩的鱼王时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条鲤鱼至少可以挖两桶鱼子，可以卖出大价钱。虽然理智告诉伊格纳齐依奇，他一个人制服不了大鱼。可是贪婪的私欲占了上风，他舍不得放掉大鱼，一心要活捉它。因此像伊格纳齐依奇这类摸鱼人的存在，更加导致了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江河资源的枯竭，恶化了江河生态环境，加剧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对立。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57）。身份同道德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身份的改变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伦理冲突。在摸鱼人伊格纳齐依奇追逐鱼王的过程中，他混淆了自己的伦理身份，放弃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接受了动物界的伦理——丛林法则，把自己当成了江河生物的同类，从人的角色转变为动物的角色。因此摸鱼人同鱼王之间的搏斗，就不再是人与大鱼的搏斗，而变成了兽与兽之间弱肉强食的搏斗。本来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他可以凭借理性认识自然，在人与动物界之间建立起和平相处、共生共存的伦理关系。但是由于摸鱼人把自己当成了鱼，接受了丛林法则，因此在他的伦理意识里，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规则就取代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伦理禁忌。

伊格纳齐依奇认为人是自然界中最有力量、最强大的生物，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之王，所以人捕鱼、杀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人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外在表现，是动物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的确，在过去的伦理价值体系中，人与大自然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而且大自然往往强于人类，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莫大的威胁与伤害。所以在中外的古典文学中，都描写、赞颂了与大自然做斗争、战胜大自然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传说。如中国文学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深入人心，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所以必须从伦理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认识到只有同大自然和平

共处、共生共存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但是摸鱼人伊格纳齐依奇依旧抱着陈旧、过时的伦理观念，不尊重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生命权、生存权，仍然根据陈旧的伦理传统向大自然无止境地索取，在珍惜自然资源与滥杀鱼类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此，我们今天从生态伦理的立场来分析摸鱼人的偷捕行为时，不应该把他看成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而应该把他看成是大自然的破坏者，他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与批判。

伊格纳齐依奇经常在深夜驾着快艇，来到叶尼塞河上放排钩，用这种对鱼损伤最大、最残忍的方式捕鱼。终于有一天，一条分量很重的大鱼上钩了。“这条鱼不仅大得离奇，而且外形类似古生动物，它从头到尾都像史前的蜥蜴”（270）。这条鱼力大无比，翻江倒海，竭力想挣脱排钩。虽然伊格纳齐依奇明白，他需要帮手，才对付得了这条大鱼。可是，“这样的鲤鱼决不能白白放掉，鱼王一辈子只能碰上一次，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274）。这时的摸鱼人盛气凌人，认为自己是自然界之王，对付小小的鱼儿自然不在话下，殊不知自己已身处危险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没有放走鱼王。如果给鱼王一条生路，也会给自己一条生路。相反，他藐视自然界的力量，过高估计人类本身的能力，遵循动物界的丛林法则，认为人才是动物界的最强者，对其他弱小的动物享有生杀大权，于是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选择，向鱼王发起了激烈的挑战。他拿起斧子、尖钩子，想用它们来征服鱼王。他不顾一切地用斧背猛砍鱼王的脑门，再用钩子把鲤鱼钩个正着，差不多已经要把它拖进小船了。鱼王却猛一转身，掀翻了小船。鱼王和摸鱼人一起往下沉，排钩不仅扎进了鱼王的身体，也扎进了摸鱼人的身体。

按照在自然中形成的伦理法则，伊格纳齐依奇生存的世界在陆地上，鱼王生存的世界在江河里，这两个世界本该有序共生、共存，可是伊格纳齐依奇改变了自己的伦理身份，把自己由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变成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认为自己处于生物链的最顶端，根据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可以对所有弱小动物为所欲为。他不安心于自己在陆地世界的平稳生活，偏偏要做一个江河的入侵者与征服者，以显示自己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他不仅利用人的智慧与狡诈，引诱鱼王上钩，而且还准备活捉它，卖个好价钱。鱼王没有给伊格纳齐依奇制造任何麻烦，带来任何伤害，可摸鱼人残忍地用排钩来伤害它，一心想要活捉它，这充分体现了摸鱼人贪婪、狡诈、虚伪、残酷、野蛮的一面。正是由于摸鱼人自私、贪婪，向大自然无止境地索取，才引来了这条具有灵性的大鱼的报复。鱼王一个大翻身，将摸鱼人一起拖进了水里，拖到了死亡的边缘。这一结果是摸鱼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从这一刻起，摸鱼人与鱼王身处相同的绝境。但是与人相比，鱼儿在水中的生存概率甚至更高，更有逃生的可能。这时摸鱼人才真正感受到了鱼王的厉害，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绝望。

在摸鱼人看来，此刻的鱼王代表着自然界的神灵，象征着自然界生物在

遭受人类虐杀之后的反抗与报复。他爷爷曾经说过，当看到鱼王时，“最好把它，这该诅咒的东西放掉，而且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似乎是毫不在意地放掉它的”（274）。他原本以为这一切都是封建迷信，可此刻他方才明白，爷爷的话是对的，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必须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才能与自然界和平共处，共生共存。在即将与鱼王共沉河底的危难时刻，伊格纳齐依奇才明白与自然界建立和谐共处、共生共存的伦理关系的重要性，可惜为时已晚。

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鱼王虽然外形丑陋，但却具备灵性与母性特征。它好像是摸索着靠向小船，使劲地挨着船帮，如同一切有生之物一样，总喜欢紧挨着点什么。“它扇动着两鳃，发出一种像摇篮曲一般令人诧异的枯燥的吱吱声”，“大鱼把胖鼓鼓的、柔软的肚子紧紧地、小心翼翼地贴着他。这种小心翼翼，这种想暖和一下并保护身上孕育着的生命的愿望含有某种女性的意味”（277）。此处的“摇篮曲”、“柔软的肚子”、“女性的意味”等词汇赋予鱼王温柔善良的母性特征。鱼王先是顶着了摸鱼人的腰，然后直抵他的腋下，用柔软的肚子紧贴着他，这一系列动作给浸泡在冰冷河水里的摸鱼人带来了支撑与暖意，释放出了和解的善意。摸鱼人不顾一切地要置鱼王于死地，布置排钩诱捕鱼王。但是鱼王却以德报怨，在与摸鱼人共处险境的时候，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给予濒临冻毙的摸鱼人某种生命力的支撑。由此不难看出，鱼王对摸鱼人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给予他支持与温暖，体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包容，也展示了大自然与人类达成某种和解的可能。

鱼王的母性特征让伊格纳齐依奇想起了他一直避免想起的、被他欺凌过的姑娘格拉哈，他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道德污点。格拉哈本是他的初恋女友，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可是在格拉哈被中尉诱奸之后，他听信伙伴们的唆使，一定要对“变节的女人”（287）实施报复，不仅奸污了格拉哈，而且还让姑娘站在陡峭的河岸上，面对河滩，一脚把她踢到冰冷的河水里，伤透了姑娘的心。他粗暴的凌辱毁掉了姑娘的一生。在这濒临死亡的时刻，他自问自答道：“你在这河上干什么？等待饶恕？等谁饶恕？老弟，大自然也是个女性！你掏掉了它多少东西啊？”（287）阿斯塔菲耶夫将大自然比作女性，指出侮辱女性与侮辱大自然一样罪不可赦。至此伊格纳齐依奇才准确地理解了自己的伦理身份，体会到大自然与人类是身份平等的双方，人类不能接受动物界的伦理观、遵循丛林法则，无休止地掠夺、侵犯大自然。大自然与女性一样，都需要人们温柔以待、精心呵护，践踏大自然和践踏女性一样要受到惩罚。

最终，鱼儿一个翻身，接二连三地用尾巴翻打，终于挣脱了排钩，脱钩而去，伊格纳齐依奇也因此保全了性命。摸鱼人衷心地祝福道：“去吧，鱼儿，去吧！我不向任何人说起你的行踪，尽情地活下去吧！”（288）鱼王最终安然离去，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渔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鱼王是渔夫的救命恩人。在生态伦理选择这个问题上，鱼王站在了比摸鱼人更高的道德

制高点，面对摸鱼人的穷追不舍、咄咄逼人，鱼王释放出的却是善意与母爱，最终它也以实际行动救了摸鱼人，从道德伦理上感化了摸鱼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格纳齐依奇最后送出的祝福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从最初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视鱼儿的生命如草芥，到最终衷心地祝福鱼儿尽情地活下去，摸鱼人经历了生态伦理观与选择的重大改变，接受了自然界万物和谐共生、和平共处的现代生态观，认可了鱼儿也有生存的权利。而且他的这一巨大改变正是在鱼王行为的感召下做出的。可以这么认为，最终在摸鱼人的心目中，鱼王已不仅仅是万物神灵的代、复仇者的象征，而且也是引导他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引路人，引导他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

阿斯塔菲耶夫的短篇小说《鱼王》不禁让我们想到了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的不朽名篇《老人与海》。虽然这两部小说都描写大地之王人类同江海之王鱼儿在水中的搏斗，但是搏斗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在《老人与海》中，老人桑提亚哥虽然最终杀死了大马林鱼，但是大马林鱼鱼身被鲨鱼吞噬殆尽，只剩下毫无用处的一副骨架，而老人本身也伤痕累累，险些送命。这一寓言式的结尾告诉我们，在人同大自然的争斗中，人类与大自然两败俱伤，在两者之间没有胜利者可言。但是，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鱼王》的结局则要平和得多、温暖得多。鱼王并未丧命于摸鱼人布置的排钩之下，而是安然脱钩而去，重新回归水族世界。经历过一番生死磨难、在鱼王行为的感召下，摸鱼人切身体会到了与自然界生物和平共处的重要性，树立了正确的伦理观，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对鱼王送出了衷心的祝福，祝愿它尽情地活下去。由此不难看出，人类与大自然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阿斯塔菲耶夫特意安排的人鱼两相安的结局，为人类走出生态伦理困境、迈向与自然界万物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未来增添了一抹亮色与暖色。

三、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与选择

阿基姆的工作身份是城里的汽车司机。他热爱大自然、平等地对待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对大自然怀有真挚情感。在他身上保留着不同于现代人的品质：单纯、朴实、善良、坚忍不拔、乐天知命。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他从小生长在叶塞尼河畔，由鲍家尼达村渔民的集体鱼汤喂养长大。他“上学读书之前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村镇和居住地。他从来没在哪儿受过洗礼，从来没有一本花名册上登记过他的名字，他是自由自在地来到这个世界的”（323）。阿基姆的为人处世犹如西伯利亚大自然一样质朴、醇厚和开朗，他对大自然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不可分割的依恋之情。他尽管在城里当上了汽车司机，依旧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叶尼塞河畔仰望星空、凝视河水，常常梦见白色的群山和原始森林。在阿基姆的脑海里，那些白色群山散发着某种不可名状的诱人芳香。他之所以坚持一个人到北极圈里狩猎，是因为他感到对于另一种生活、对于爱的幻想，即使不能在这里，在

这白色的群山之间得到实现，那么多少也会有个明朗的结果，他将变得内心宁静，不再浪迹天涯。“阿基姆既然决意让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听任意志的驱使，相信内心的感动，所以他对一切事都泰然处之，对任何人和事通常都不表惊讶，成败得失似乎都是理所当然，因此都能安之若素”（461）；阿基姆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在原始森林中显得非常自信，足智多谋，过得如鱼得水，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正确理解了自然界与人类相平等的伦理身份，没有把自己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因此在《鱼王》里阿基姆的伦理身份是自然之子。他被视为大自然在人间的化身，是作者竭力讴歌的对象，是作者面对生态伦理困境而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对回归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渴求。在阿基姆身上集中体现了阿斯塔菲耶夫所推崇的伦理选择。

在原始森林的小木屋里，阿基姆在面对生命垂危的女大学生艾丽雅时，事实上是面临着伦理两难的选择问题的。是抛下艾丽雅一走了之、在良心上留下永恒的愧疚，还是留下来救助艾丽雅、冒着生命危险送女孩走出原始森林？他与艾丽雅素昧平生，又身处冬季的原始森林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他本可以抛下艾丽雅，一走了之，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可是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作为自然之子的阿基姆，片刻都未产生过抛弃艾丽雅的念头，而是时刻陪伴在艾丽雅左右，不顾一切地救治她。听着她微弱的呼吸，“阿基姆的感觉就像是听到了自己的什么亲人被判处了死刑，却无力稍稍减轻这将被处死的人的不幸命运，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自己将依旧活着、呼吸着，这个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好像叫人难以够得着，并且逐渐远去，越来越远（……）”（469）。这种对弱者、对疾病的感同身受来源于他长期在原始森林里生活，了解自然界中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法则。他竭尽全力救治艾丽雅，给艾丽雅敷芥末膏，用酒精擦身子，做热敷，忙得不亦乐乎，浑身是汗。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如此迫切地需要过，产生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虽然他跟人签过合同，拿过五百卢布预支款，如果完不成打猎指标，就得赔钱。可是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这回事，一心只想着救人。“这是戈加这样的人才会把别人看作非亲非故，光顾着自己，只为自己活着，阿基姆却把任何人，任何在原始森林里萍水相逢的人都看成自己人”（476）。这种把在原始森林里遇到的任何人，都当成自己人的选择，表现了阿基姆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聂珍钊 267）。不歧视任何生命，努力去拯救每个生命，是阿基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做出的伦理选择。例如，阿基姆只带了一个人的口粮，现在却要分成两半。在原始森林里，面包是极其珍贵的食物。所以他尽量节省着每一块小面包，几乎是光吃禽肉而不吃面包，结果弄得肚子很不好受，胸口憋闷。可对于艾丽雅，他却很大方。为了让艾丽雅尽快恢复体力，他尽可能变着法子让她吃好，给她吃面包、肉、腌鱼片、糖渍桑悬钩子、越橘，有时甚至还

加一勺珍贵的炼乳。如果是阿基姆独自一个人，带上滑雪板和一条狗，只要三四天就能赶到小城，重返人类社会。可是他绝对不会丢下艾丽雅一个人去逃生，决定要死也得死在一起。这种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坚决与他人共存亡，绝不放弃、绝不丢弃的伦理选择，充分展现了阿基姆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艾丽雅获救后想道：“有谁写下过或者规定过要人去搭救、去帮助、去忘掉自己和抛下自己的事情呢？况且无私地帮助别人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吗？”（535）。不难看出，阿基姆舍己救人的无私行为最终深深感动了原本有些自私轻浮的女大学生艾丽雅，促使她在内心深处进行了一场灵魂自我洗涤，有助于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位在森林里那么信心十足、足智多谋、手脚灵活的阿基姆，当他回归到文明社会、到航空港送别艾丽雅时，却显得非常孤独、可怜、手足无措，对所有人都像个外人，而且不为任何人所需要。作者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自然之子在当代科技社会的尴尬处境，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与警觉的同时，更进一步说明了现代人与大自然的对立程度。作为大自然化身的自然之子，在文明社会里却显得毫无用处，只有回归大自然、回归原始森林，才有他的用武之地。

与阿基姆的自然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文明社会的戈加·盖尔采夫。他虽说是个大学生，精明能干，但是说话刻薄，手段硬，性格高傲自大得和年龄不相称，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他信奉“我才是我自己的上帝”（487），是个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盖尔采夫极端的自私自利导致他善恶不分，在面临选择时经常犯错。例如，他昧着良心，骗走了退伍残废军人基里亚格的最后一枚奖章，用奖章做成了一枚精致的鱼形钓片，伤透了这位善良的退伍老军人的心；他玩弄图书管理员柳达和女大学生艾丽雅的感情，导致艾丽雅差点命丧原始森林。正如阿斯塔菲耶夫所言：“自然界它自己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186）。由于盖尔采夫已经习惯于只为自己活着，只对自己负责，所以一旦遇到麻烦事就无法应付，一个接着一个地犯错误，最终他自己钓鱼时不慎摔倒，葬身渔腹，死状可怖，落得非常可悲的下场。作家通过戈加这样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形象塑造，告诉我们人既不能做自然界的上帝，也不能做自己的上帝，只有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生命才能长久，获得真正的幸福。

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阿斯塔菲耶夫写道：“造化有时，万物有期”（630）。的确，万事皆有时，万物皆有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成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共同智慧。

由此可见，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看，《鱼王》以一种超前的生态忧患意识，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伦理遭受破坏所带来的混乱与灾难性后果。阿斯塔菲耶夫

在热情歌颂大自然的崇高、雄伟与永恒的同时，强烈谴责了人类对大自然的野蛮掠夺和摧残，呈现了难以摆脱的生态伦理困境。通过对摸鱼人与自然之子这两类人的伦理身份与选择的分析与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阿斯塔菲耶夫本人所推崇的伦理选择，即对自然之子阿基姆形象的塑造与讴歌。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长篇小说《鱼王》呼吁人们要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与大自然和平相处，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Works Cited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Viktor Astafyev. *King of Fish*. Trans. Xia Zhongyi,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